



刘儒◎著

艾小朵 奋斗记

虽然是她二十多年的经历，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几乎就是全部了

从草根女孩到私企高管
学会放弃 → 懂得坚守
奋斗版职场生存小说



我叫艾小朵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，风特别的大，也特别的冷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跑到山顶上去听收音机。

在远远的山里，沿着向阳的山坡趴伏着一个又一个石垒泥抹的小房子，那便是我的家乡沓兑沟村。听老人们讲，这里祖祖辈辈的人走得最远的地方是红石岭。到红石岭去，即便是鸡叫头遍出发，也得天黑时才能赶到。来回一趟，要用上两天的时间，两个晚上都睡不好觉。要去红石岭，是因为那里是买盐和日用品最近的地方。还因为要结婚的人，都得到那里去领证。

如此遥远偏僻的地方，却也没有逃脱了极“左”的浩劫。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那里的地，总也打不下多少粮食来，生活一直过得非常苦，大人们全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直到这年的春天，村子里来了工作组，又开会，又念文件，说是过去不对了，要批判，要解放思想，要包产到户。人们听了，脸上有了喜色，并且很快就按上边的要求做了。说来真是奇怪，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，家家的粮食就都够吃了。因此村里面有了生气，修房子的人家多了，去红石岭的人也多了。我爹一连去了两趟红石岭，还给我买回了做嫁衣的花布。山里人最容易满足，从此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谁都没有非分的想法。唯独我是个例外，有点不安分守己。

下来的工作组里，有个名叫何颖的女干部。她就住在我们家。我特喜欢她，羡慕她，一有机会就往她跟前凑。她给我讲了许多外面世界里的事情。临走的时候，她见我很想了解外面的世界，就把她带的收音机送给了我。她说你以后想知道外面的世界，就听收音机。自那以后，这个收音机就成了我倾听外面世界的唯一宝贝。因为家在山沓兑里，接听不好电台的信号，我每天就跑到山顶上去听。小小的收音机，让我每天都能接收到外面世界的大量信息。全国各地热火朝天、丰富多彩的生



产和生活的信息,就像一股又一股春潮,不断地冲击着我这个山里姑娘的心,使我越来越向往外面的世界,越来越想冲出大山,到那火热而又多彩的大世界里去。然而,当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娘以后,娘却骂我是胡思乱想,爹也说我是听收音机中了邪。

当初,我虽是那样想了,却没有一个人跑出去的胆量。因为我们那地方离外边太远了,我又是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女孩子,怎么敢背着父母偷偷地跑出去呢?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我曾把希望寄托在我的未婚夫石头的身上。心想,只要他同意出去,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去,那样就是再苦再累再艰难,我也不怕。而且我相信,我们一定能闯出个样儿的。可他让我失望,他坚决不同意出去,他父母也是坚决地反对。他们想的做的只有一件事,那就是快一点垒个房子,把我娶过去。这叫我很是生气。

那天,我在山顶上听了一个多时辰的收音机以后,因为风大,只好揣起收音机下山来。走到悬崖口的时候,忽然被看到的一个情景吓呆了。

我看见在悬崖绝壁之上,竟然有一个人。那是飞禽走兽才能去的地方,怎么会有人呢?可仔细再看,确实是个人。这人不仅就在那里,而且正在撬着一块巨大的悬石。只见他怀抱一根碗口粗的长椽,依托着绝壁做支垫,在拼力地撬着。那情景实在太危险了。我本能地想大喊危险,可忽而又想,喊声会使他受惊,那会更加危险的。因此,虽然我的嘴张开了,声音却没有喊出来。我完全被惊呆了,只是仰头看着,同时在心里想,这是谁呢?难道不想要命了吗?当我想到并且辨认出他就是石头的时候,我不由出了身冷汗,更是不敢喊,也不敢动,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

他撬得极其专注极其用力。我似乎能看见他身上的青筋暴起,脸上的汗珠子像雨点似的叭叭地往下掉。而那悬石却一动也不动。他不断地加力。因为用力过大,他脚下几次滑动,险些要踩空掉了下来。每出现一次险情,我的心就跟着坠落一次。

好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,我弄不清自己是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心里面有对他平安的祈祷,但更多的是恐惧,是铺天盖地的不祥在向我压下来。当时的情景和感受,直到现在回想起来,还是那样惊心动魄。

终于,我听到“嘎巴”一声,那悬石突然间倒下了,随之是轰隆隆震天的吼响。我注意看时,他不见了,只看见浓浓的烟尘在那里升腾起来。

“石头——!”

我大喊一声,以为让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。

可我的喊声刚落,却听到了他的喊声:“小朵——!”

我再注意看时,烟尘散处,他依然还在那里。虽然是由惊变喜,我还是不敢出

声,不敢应他,甚至动也不敢动。直到看着他三跳两跳,到了安全的地方,我才异常气愤地扭头就走,不再理他。

他很快就追上了我。他见我不理他,一边追随着一边问我说:“小朵,你又去听收音机了吧?你这是怎么了?难道还在生我的气吗?”

我仍旧不理他,只顾加快脚步朝回家的路上走。

他于是跑到前边挡住了我。他说:“小朵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?不是我不听你的话,是那样不行啊。老人们说得没有错,外面的世界,是人家外面人的,这山里头才是咱山里人的世界,咱们还是安安稳稳在山里过咱们的好日子吧。”

听他这样说,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。我扭过脸去正要冲他发作,一看他那样儿,发火的话忽然卡在了嗓子里。

当时,他活像个土人儿一样,唯独两只眼睛和嘴巴张开着,连头发的缝隙里都让土沙填得扎扎实实的,汗水在脸颊上冲出一道道沟渠,额头和手有好几处蹭破了,流着鲜红的血。见他这样,我的心不由得就软了。

他以为我被他说服了,很高兴地说:“我知道你是个明白人,你会想通的。小朵你放心,我不会叫你吃苦的,我一定要叫你过……”

不叫我吃苦,一定要叫我过幸福生活的话,他说过好多好多次了,从前我愿意听,现在我不愿意听了,因为我觉得不出大山,是不会有我要的那种幸福生活的,所以不等他说完,我就再也不管他的可怜样,极不耐烦地打断他说:“行了行了!你不要再说那些废话了。你瞧你,成什么样儿了?为什么要到那地方去撬石?你疯了?不要命了吗?”

他似乎这才明白我生气的原因,解释说:“沟里的散石已被人们拣完了,从山上凿又太费力费时,撬下那块悬石,费不了多少劲,就可以有完全够用的石头了。你是担心我会摔下去是吗?怎么会呢?你瞧,我这不是好好的吗?”

我见他还得意地笑,生气地在心里想,要摔下去就晚了,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?但我不愿把这话说出来,因为我知道,他不会接受这个意见。他从小就那么自信,那么执拗。况且,那危险已经过去了,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费口舌。所以,我拨开他又走,不再跟他说话。

他还是追随着跟在我后边,我走多快,他也走多快。而且不时地说些劝我的话。在他看来,我生气的根本原因,还是在他不听我的话,不肯到山外去闯的事情上,这让我听着非常心烦。

由于我已把道理给他讲过多次了,不愿再跟他费话,所以只是憋住气,加快脚步



往家走，恨不得赶快甩脱了他。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我实在憋不住地收住了脚，回过头冲他喊道：“你快闭上嘴！快走开！”

他被吓得愣在那里，吃惊地看着我。

我的心不由又软了一下，觉得自己有点过头了，想说句缓和的话，却没有说出来，扭头又走了。

他这回没有跟上来。我进了家门，从门缝里看他，见他还在那里站着，呆呆地看着我家的家门。

这时，我娘在屋里喊叫我了：“小朵，你快进来呀。”

我看他还在那里站着，很不忍心。在娘一再催叫下，我才不得不进屋去了。

娘见我进来，抖着新做的衣服高兴地说：“快过来试试，看合适不合适？”

那是娘给我做的嫁衣，用的布正是爹专程从红石岭买回来的。看见它，我一点儿高兴的心思都没有。因为我不愿意结婚，可他们总是一步一步地逼着我。我说了句我不试我也不要，就走到屋角里勾下了头。

妹妹百灵见我不肯要那衣服，便想从娘手里拿过那衣服，让娘拨开了。娘说：“小朵，你不要再拗了，你已经是大人了，该懂得道理了，听娘的话，快过来试。人家石头已经准备要垒房子了，明年开春就要娶你，听大人的话没有错，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气，好好跟石头结了婚过日子，那才是正经的事儿，还胡思乱想什么呀。”

爹坐在炕里头正抽旱烟，接上娘的话说：“她都是听那喳喳喳（因为收音机在家里总是接收不到信号，只是喳喳喳地响，所以爹把它叫喳喳喳）听疯了。总有一天，我叫她听不成！”

爹说这话已经有好多次了。我知道他说叫我听不成，是要把我的收音机毁了或者藏起来。为了防他，弄得我一直提心吊胆的，不但整天拿着收音机不敢撒手，晚上睡觉也得抱在怀里。这天又一次听了他这话，我就想，他真要想使坏，我怕是很难防住他的，因为晚上我睡着了，他要下手，我是没法知道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气愤地赌气说：“爹，你要敢把我的收音机弄坏了，我就从舍身崖上跳下去！”

我这句话还真起作用，爹听后不敢与我叫阵了，愣愣地看着我。

娘斥责爹说：“你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？总说那个话干什么呀？”

听了娘的斥责，爹不服气，却也不敢继续激我。他压低了声音和娘对嘴说：“我说别的话她听吗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她听了吗？”

娘说：“她怎么没有听？她是那样不懂事的孩子吗？谁不知道，小朵是岔兑沟里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。”

我见娘又要给我讲那烦心的道理,只得又离开了家。

当时,外面的风刮得更大了。大风卷着枯枝败叶和沙尘在沟里肆无忌惮地冲撞着,呼啸着。那些个小房子像缩头乌龟似的,紧紧地抓爬在山坡上,不时在颤动。我被风抽打得脸生疼,浑身打战,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躲避。想起刚才还站在那里的石头,我四周寻找着他。

当我走到坡上边,朝沟里看的时候,只见石头正扛着一块石头,顶着风往坡上走来。他又一次让我感到心里酸酸的。

在他快要走上来时,我朝那边躲了躲,不想跟他打照面。

他上到坡上来了。因为扛着石头,他没有转脸,没有看见我,一直朝那边的房基地走去了。到了房基地以后,他扔下石头,看着那地方,好像在想什么。我猜他一定在想,等他把房子垒起来,将我娶进那房子以后的幸福情景。他想的时间很短,只在那里静站了很小一会儿,就又转身大步往沟里走去了。

我看着他在沟里消失以后,不由自主地来到了那个房基地上。这地方就在他家的旁边,是从陡坡上开掘出来的一片平地。地上现在放着一些石头,放着几根椽子和几块荆巴,椽子和荆巴上都压着石头,是怕被风刮跑了。我知道,石头就是要用这些东西,在这里垒一个跟他家一样的房子。从前,我跟他一样,梦想过多少次有朝一日也能有属于我们的那样一个房子。可自从来了工作组,自从有了这个收音机,我就对这房子不那样感兴趣了。我不甘心就在这样的房子里过一辈子。

就在我十分彷徨地在大风里走着,不知去向的时候,沟口那边的一个影影绰绰的行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猜想着那个往村里走来的人,他是谁?莫非是山风大哥吗?前天我听花香嫂子说,山风大哥去红石岭了。除了是他从红石岭回来,村里没有别的人外出,不是他还能是谁呢?

那人越走越近,最后我完全看清了,他就是山风大哥。

花香嫂子说,山风大哥去红石岭没有什么事,就是想到那里转转。看来山风大哥也是待得寂寞,想到外边散散心,红石岭毕竟比旮旯沟大得多,到那里自然会开心一些。

看着山风大哥渐渐走近以后,我不由就想,山风大哥一定会在红石岭听到不少外边的消息,我何不到他家里去坐坐,听听他带回的新闻呢?

对外界消息很感兴趣的我,很快就移步到了他家附近。

由于风大,山风大哥只顾低头弓腰地顶风走路,没有看见我就进了家门。我本想立刻跟进去,但临到门口却收住了脚步。因为我忽然想到,人家两口子两天不见,



进了门肯定要亲热的,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闯进去,冲了人家的甜蜜呢?虽是收住了脚步,可我并没有离开。就在这工夫,山风大哥对花香嫂子说的话,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。

山风大哥对花香嫂子说,他在红石岭碰上了山外来招工的人。说是只要愿意跟着来人去做工,一个月可以挣几百元钱。花香嫂子听了很高兴,就问他做什么工,到什么地方去做工,离家远不远?山风大哥说,招工的人说了,是去当工人,可做的活多得很,去了根据各人的情况再定具体做什么活。地方是山西省,大概很远。不过招工的人说了,是坐汽车和火车去,用不了多长时间,而且路费不用自己掏。花香嫂子就问他是不是想去。山风大哥说,他是想出去试试,赶回来跟她商量的。

我听到这个消息,高兴得不得了。我想,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,动员石头跟山风大哥一起出去。有了山风大哥做伴儿,石头就不会那么惧怕了,他应该能同意的。这么想着,我就再也不顾什么马上进了他们家的门。

花香嫂子听了我的话,又吃惊又高兴地打我一把说:“你这个鬼精,在哪里藏着听我们的墙根儿?怎么他刚进门说的话,你就听到了呢?”

我说:“我来找你,正走到门外就听到了,并不是有意偷听你们说话的。”

花香嫂子说:“偷听就偷听了吧,我们又没有说反动的話,不怕的。你说你想叫石头跟他一起去,石头他能同意吗?”

我说:“这回他不同意也得同意,有山风大哥一起跟他打伴儿,他还有什么害怕的?他要再不同意,我就跟他散伙了。”

花香嫂子说:“看来你不把石头弄出去,是不甘心的。如果他能去,那自然是好事。有他做伴儿,我也放心了。看来是老天作美要让你山风大哥出去闯闯了,刚才他说了以后,我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呢。山风,有石头做伴,你一定很高兴吧?”

当我们注意看山风大哥时,他却并不高兴。他耷拉个脸站在那里,回他老婆的话说:“你说什么呀?人家石头能跟我出去吗?你别没事找事了。”

听了他这话,我明白了,他是怕带走石头,遭石头父母的反对。因此我说:“山风大哥你放心,只要石头他愿意去,他就能说服了他父母,绝不会给你,给嫂子惹什么麻烦的。”

山风大哥并不以为然。他摇摇头劝我说:“小朵,你听我一句劝,还是跟石头结婚吧。外边不会那么好混的,你就不要难为石头了。”

我有些生气地说:“山风大哥,你怎么说这话呢?我知道外边不好混,可总窝在咱旮旯沟里,就那么好混吗?你不想出去闯闯吗,为什么石头就不应该出去闯

闯呢？”

山风大哥说：“石头跟我不一样，我已经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可石头还没有。我要不是为了狗儿，是不会起这个念头的。”他说着，把两岁的狗儿搂到怀里。他见我还要争辩什么，抱上狗儿躲到了一边，同时说，他去不去还没有决定呢。

我见山风大哥是这样的态度，就把工作的重点转到花香嫂子身上。我要花香嫂子说服山风大哥，一定把石头带上。我知道，花香嫂子的话，山风大哥是不会不听的。后来，花香嫂子对我说，关键是把石头父母的工作做通了，只要石头父母同意儿子去，山风大哥这里肯定没有问题，由她负责。我听了花香嫂子这话，立刻离开了他们家，去找石头。

石头还在搬运着石头。我追到沟里挡住了他，把山风大哥在红石岭遇上外边来山里招工的事说了一遍，告诉他山风大哥准备去，我要他跟山风大哥一起去。他听了，依然不肯去，并又说起了劝我的话。

我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不要再讲你的陈规老理了，你要还不愿出去，你就在旮旯沟待一辈子好了，我跟山风大哥出去。”

他听了我的话，惊讶得睁大了眼睛。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山里的姑娘，是不可能说出要跟一个男人出去的话。其实，我不过是吓吓他，并没有打算跟山风大哥一起去。而且山风大哥也不会带我出去的。然而我这话还真起了作用。在他看来，我是一个听收音机听得发疯了的人，既然能这样说，便能做得出来。这让他脸上的执拗减弱了许多，说话的声音也降了八度。他说：“你胡说些什么呀？你，你真要跟山风大哥一起去？”

我见他害怕了，就更加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没有胡说。既然你那么没有出息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出去呢？反正我们没有结婚，我是自由的。我倒要看看，外边的世界，我们山里人到底能闯还是不能闯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那顽固的思想终于有些松动了。他一方面说，他理解我的心意，是想把今后的日子过得好一些。出外闯荡本是他们男人的事，他怎么能叫我去闯呢？另一方面他又说，主要是他父母不同意。如果我能把他们父母说服了，他就听我的话，跟山风大哥一起出去。

他这是把责任推到他父母那里，让我去碰，本意还是不愿意去。我怎么会上他这个当呢？我说：“你的爹娘你不去说，我一个外人说得着吗？你如果还是不愿意去，你就明说，用不着绕这个弯子。我想只要你愿意，你就能说服了你爹娘。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不去，我就去。你阻挡不了我，你爹娘更阻挡不了我。”



最后他答应,他去做做他父母的工作看看。

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他父母的工作做通的,晚上在房基地那里会面的时候,他一脸的愁样,我还以为情况不妙,可他告诉我,他父母同意了。我猜想,他父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的,他自己的本心也不那么情愿。对此,我不愿意追问,心想只要他去就好。为了把这事赶快砸实,我当时就拉了他去见山风大哥。

山风大哥两口子见我们去了,神情怪怪的,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其中的缘故。花香嫂子听我说石头的父母同意石头去,就问是不是真的。我说这还能假了,让石头自己说。石头他愣了一下,说是真的,他父母同意他去。花香嫂子还要说什么,被山风大哥阻止了。山风大哥对石头说:“你应该知道怎么做,快回去准备准备,我们明天吃罢早饭就上路。”

离开山风大哥的家,我们又到了房基地那里。我想,明天他就要走了,我们应该在这里说说话,亲热亲热。可是他的情绪一点都不高。我还以为他是临别伤感,就安慰他说,分别是暂时的,只要他在外边站住了脚,我立马就过去。他听了我的话,只是沉默不语。我抱住他。他却没有像以往那样,只是脸贴着我的脸,没有亲吻,也没有说话。

这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。一方面在为他即将出走担心,另一方面在为自己设想的憧憬激动。大约凌晨五点钟的时候,我就起来了。睡在炕那边的爹,这时候重重地翻了个身,将脸朝向我这边。娘睁开眼睛来看看我,又把眼睛合上了。昨天晚上他们听说石头父母同意石头去,便没有表示反对,也没有表示高兴。在他们看来,石头毕竟不是他们的孩子,石头做什么不做什么,是石头家的事,既然他父母都愿意,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?不过,我从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,他怨恨是我出的馊主意。

虽然说的是早饭以后走,可我等不到那时候。我在天不亮时就从家里出来了。我拿着要送给石头的手巾和几元钱,匆匆赶到他家门口。我想,赶早不赶晚,应该早一点到人家那里等着,别叫人家等才对。可他似乎不着急,在我几次敲门后才出来。我问他吃饭了没有,他说吃了。我把手巾和钱塞到他包里,他什么话也没说,只是跟上我走。

到了山风大哥家门外,我见他家里黑着灯,一点儿动静都没有,还以为他们睡得正香,不敢敲门惊动了他们的美梦。等到天已亮了,还没有动静时,我才急了,心想,花香嫂子总得起来做饭呀,走得太晚了,会误事的啊。于是我敲门,不料传出花香嫂子“啊呀”的一声惊叫。

花香嫂子跑出门来对我说：“山风这个王八蛋！他说好了吃过早饭才走的，晚上都睡得好好的，你要不敲门，我还睡得香呢，可我起来一看，没有他的人。他一定是怕得罪了石头他爹娘，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早跑了，给我连声招呼都没有打。你说这个王八蛋，有这么做事的吗？”

我听了她这话，气得一甩手就走。我根本不相信山风大哥是在花香嫂子不知道的情况下走的。不愿意带他就不愿意带他吧，还编出这样的瞎话，把我当成傻子了吗？这不是明摆着耍笑人吗？

花香嫂子见我气得厉害，追着我，要给我解释。我越走越快，只想把她落得远远的。花香嫂子在后边大声地喊：“小朵你听我再说一句好不好？我给你说实话还不行吗？”

我听她要说实话，站住了。

花香嫂子到我跟前说：“不是嫂子一定要骗你，是不骗不成啊。你是很灵透的人，你应该知道的，昨天晚上你就应该猜到的呀。”

昨天晚上我只顾往好处想，没有留意其中的问题，这会儿一想虽然有些明白了，可我还是说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，嫂子你给我把话说明白。”

花香这时看了下站在不远处的石头，压低了声音对我说：“其实这事他肯定知道的，你最好叫他给你详细说。昨天下午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，你是让石头去说服他爹娘了吧？他爹娘根本不同意。他爹娘为了糊弄你，找到我们家，给我们说，要我们跟他们一起合起来骗骗你，就说他们愿意，我们山风不愿带，一个人早早地走了。这不明摆着是叫我们得罪你吗？我们本不愿意这么做的。可不做成啊。要真让山风带石头走了，他们能轻饶了我吗？所以妹子，你就不要生气了，还是跟石头结婚吧。我说的这些，求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说，不然，你山风哥走了，他们要找我的麻烦，我可是没法儿活了。”

我完全明白了。我这时不再气恨山风大哥和花香嫂子，也不再气恨石头的父母，只气恨石头一个人。想不到他竟然参与其中，演戏来欺骗我。这太伤我的心了。我立刻冲到他跟前，抢过他的提包，从里边拿出我送的东西，然后将提包狠狠地扔砸到他的头上以后，转身跑走了。

好像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追的我。尽管我不想跟他说一句话，只想离他远远的，但由于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不愿回家，所以末了还是被他在后沟里追上了。

他说了好多赔罪的话，想求得我的原谅。我就是不原谅他。我让他滚得远远的，不要再靠近我，不要再跟我说任何的话。他见我一副绝情的样子，有些害怕了，



问我他怎么做,我才能够原谅他?我闭口不语。我觉得这问题他应该最清楚,还用得着问我吗?所以我还是赶他走,并且告诉他,以后永远也不要见面了。他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来说:“要不,要不我去追山风大哥还不行吗?”

听了他这句话,我不由得心动了。因为我想,就算山风大哥是半夜里走的,他要追也是追得上的。况且,招工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走。这样,他总算是出去了。想到这里,我转过身去,正视着他问:“你说这话是当真吗?”

“当真。”

我听他的回答不那么有力,心不由又凉了。我生气地说:“当真,当真,你要真是当真,你还算个有血有气的男人,还算个被我爱的男人,可惜你不是!你不要再欺骗我了。”

想不到我的这句挖苦话,还真把他骨子里的男人豪气激出来了。他涨红了脸说:“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呢?我说去追山风大哥就去追山风大哥,这还有假吗?就是追不上他,我也可以自己去找门路,你不要把我看扁了。”

他说的这个话,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就想听到的。在我看来,这才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应该说的话。我不由高兴地刮目看着他。

我说:“石头,你知道我多么希望听到你这样的话吗?多么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吗?”我突然失声痛哭了。

他见我哭了,抱住我很动感情地说:“小朵,不是我不肯听你的话,也不是我有意要骗你的,都是因为我爹娘,他们死活不叫我出去,就叫我快垒房跟你结婚,他们和山风大哥他们串通好了要骗你,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”

我一直都认为,关键是他,他要听我话,他要坚决,他爹娘是挡不住他的。所以,对他把原因推到他爹娘身上的话,我不愿意听,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揭穿他,我想他不是说了要去追山风大哥吗,只要他真去了,我别的都不说了。所以我说:“我理解你的难处,实在难为你了,你不是要去追山风大哥吗?真要去就得抓紧时间啊。”

他听了我的话,感到没有退路了,便说他就去追。我问他不给爹娘说一声?他说不说了,肯定说不通,只有这么走了,也就走了。我觉得他这句话倒是句真心话。如果他真要去说,他爹娘不叫他走,不是又走不成了嘛。

就这样,他匆匆地走了。当我看着他在沟那边忽然消失了的时候,我的心里不由变得空空荡荡的,不知他这一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

二

逼走了石头,我心里又是高兴,又是没有着落。高兴的是,我终于通过他,迈出了我理想的第一步。没有着落的是,我难以确定他走出去以后,会是怎样的情况。他能追上山风大哥,能跟山风大哥一起出去做事吗?如果追不上,他会怎么样?真能像他自己说的,一个人出去闯吗?我最了解他,在山里头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,可出了大山,在山外边,他很可能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。这也是他总不愿意离开山的缘故。所以,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追上山风大哥的好,祈求他能顺顺当地趟出我理想的路。然而,还没有容我等待,麻烦很快就来了。

在他走了也就半个时辰,他父母便知道了。他父母首先跑到花香嫂子那里兴师问罪。花香嫂子自然知道怎么推清自己的责任。她说他们山风夜里鸡没有叫就走了。早晨石头他们找来时,她是按照他们编的话说的,因为这个,她得罪了我,我视她如仇人似的跑了。至于石头又怎么走的,她根本不知道。他们在花香嫂子那里没有得到什么,就又移师到了我家里。

自从提出明年开春要娶我,我不同意,我要石头出去以后,他们家就跟我们家闹上了矛盾。他父母认为,是我父母没有把我教育好,所以临要结婚了,我异想天开,说出有违规矩的话,以此向我父母施加压力。我父母为了争回面子,证明自己的权威,曾向他们做出保证,此事由不了我的性子,到时候由他们做主。但父母总是做不通我的工作,一直窝着一肚子的火。不过这一回他父母找到我们家里,我父母倒有了推脱责任的说辞。

我爹对他们说:“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呢?不是说你们同意了,叫石头跟着山风一起出去吗?怎么现在又来怪我们呢?小朵,不是你在中间说瞎话骗我们吧?”

我说:“我没有说瞎话骗你们。是石头那样告诉我的。大伯大娘,难道不是你们同意了吗?难道是他编了瞎话在骗我吗?”

他爹娘被我问得无话可说,憋得满脸通红。他爹憋出一句话来说:“可山风,山风人家昨天夜里就走了呀,人家山风不愿意带他,他怎么还要去呢?”

我知道他们在怨我,认定是我把石头逼走的。到了这个时候,我就不得不把这事揭穿了。我说你们不同意他出去就说不同意,为什么要编了瞎话来骗我们呢?石头是在事情败露以后,脸上挂不住,非要充个硬汉子,才走了的。当时我叫他给家里说一下,他不肯回家说,他说要说了你们不同意,他就没法走了。他说他已想好了要



出去闯闯，干脆就这样走了。我说的话，你们要不相信，以后可以问你们儿子，我是一句逼他的话都没有说。

因为他爹娘扯瞎话输了理，没法把责任推到我爹娘身上，所以很快就抬起屁股离开了我们家。他爹临走说，反正这事是由我挑起的，没有我出馊主意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。如果他儿子有个好歹，我们家就得负责到底。

他爹娘一走，我爹娘就把矛头对准了我。他们说，石头一定是我逼走的。骂我太不懂事，太不安分守己，给他们惹下了麻烦，丢了他们的脸。对于父母的责骂，我一概低头不语，甘心承受。后来，当爹要我去把石头追回来的时候，娘出来反对了。我毕竟是从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心疼我，怕我追出去有什么闪失，坚决不同意。就在爹和娘拌嘴的当口，我抽身离开了家。

石头的爹腿脚有毛病，要不然，他肯定要去追回儿子。据说他从我们家出来以后，曾找过族里的人，想打发别的人去追。因为族里人认为，是石头自己要去的，石头自己要是不愿意，谁逼他也没有用，加上人走了有些时辰了，所以族里人推辞着，谁也不肯去。如果那时他们把石头追回来，或许会免了许多麻烦的。

不过那时候，我是生怕石头叫他们追回来的。虽然当时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但我相信压力是暂时的。我在想，只要石头在外边站住了脚，闯出了事业，那压力会一瞬间化为乌有，连他爹娘也会转而感激我的，那时，全村的人都会对我刮目相看。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，我每天都顶着责骂和压力坚持着，等候着石头的消息。

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。开始几天没有消息，我倒觉得正常，是好事。心想，到外边很远的地方去做事，总得到了那里，总得站稳了脚，才能给家里写信的。如果没有几天就来信，那准是不妥当。可是，过了半个月二十天还不见有信来，我就有点坐不住了。

忽然有一天，村里来了邮递员。我闻讯后，飞一般的跑了过去。但没有我的信，也没有石头爹娘的信，只有一封花香嫂子的信。我和石头的爹娘追到花香嫂子的家里，希望从她的信里，能知道石头的信息。然而，花香嫂子拆开信看了以后说，山风大哥只在信里说了自己到山西的一个矿上上班了，并没有提到石头在那里。

这个情况，对于石头的爹娘来说，简直就如同是个噩耗一般，他娘当下就晕倒了，他爹看我的眼睛，就像要让我偿命似的，非常可怕。我虽然认为没有那么严重，可他没有跟山风大哥在一起，还是叫我觉得凶多吉少。为了避免跟他爹娘的正面冲突，我赶快从花香嫂子家里逃离了。

他爹娘找到我们家，又和我爹娘吵闹了一通。我爹娘当时也认为，石头那么长

时间没有音讯，一定是出事了。他们知道，如果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，他们是很难脱离干系的。所以他们咬定石头出走是石头自愿的，没有他们女儿的责任。石头的爹娘哪里接受得了，甚至说我爹娘实际是害他们儿子的主谋。本来很好的两家人，一下变成了仇人似的。

我跑到山上不敢回家。当时正是隆冬，气温很低，风又特别大，我又冷又饿，实在难熬得很。可我知道，回去就得遭父母的痛骂，甚至会遭父亲的毒打，我宁愿挨冻挨饿，也不愿意受那份气。为了排遣心里的郁闷，我便打开收音机听外边的消息。那天，有一篇关于深圳的报道，让我听得特别感兴趣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深圳在哪里，但我从报道里听说，深圳原来只是个临水的小镇，自从划为特区，实行改革开放以后，不长时间，已经成为一个大城市了。报道里还说，许多去那里创业的人，都发了财，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板。尤其说到，一个两手空空的人，到了那里，通过先给人打工挣钱糊口，现如今已成了一个什么公司的总经理。这些信息，对我太刺激，太有吸引力了。我真希望石头能去了那里，也当一个什么经理，然后来接我。

不过，想是想，实际还是实际。每当我听一会儿收音机，激动一会儿，幻想一会儿过后，再感到身上冷、肚里空的时候，就又不能不面对自己眼下的处境了。石头没有音讯，他爹娘恨死了我，疯了似的往我爹娘身上施加压力，我有家不能回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
从上午到了下午，下午又到了晚上。当西山尖上那一块红色忽然失去了的时候，天似乎一下就黑了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我有了一种惧怕的感觉。我想，要是石头没有走，要是他还在村里，他一定会来接我的。可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就哭了。哭得很伤心，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。

那时候，沓兑沟村还没有通上电，照明还是点油灯。由于经济拮据，到了晚上，村里很少有谁家点灯。所以，当我在黑暗里朝村里看去的时候，那里是一片黑，一点儿亮光都没有。

忽然，我听到了村那边的叫声——

“小朵——！”

“姐姐——！”

那是娘和妹妹在叫我，寻我。

还是家好。我听到娘和妹妹的叫声以后，再也在山上待不住了。我擦着眼泪，应着她们的叫声，跑下山来，朝她们跑去。

先是妹妹迎跑到我跟前，她抱住我，只是哭，什么也不说。而后是娘来到跟前，



她没有骂我,只说:“快回家吃饭吧。”

妹妹拉着我的手,走到了家门口,我不得站住了。是娘在后边推了我一把,我才进了门。我看见爹蹲在炕墙那里,一脸的杀气。但他没有发作,似乎是强咽下了憋了很久的那口气,把头扭向一边,算是给我了一个宽容的时间。妹妹很快点上了灯。娘把一碗热腾腾的山药鱼子放到了我跟前。我偷看了一眼爹,没有好意思伸手端那碗。

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,站起来出屋去了。

在爹离开屋子那阵子,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端起了那碗,很快就把那碗山药鱼子吃完了的。

娘见我吃完了饭,及时吹灭了灯。灯灭后,爹又回到了屋里,依然蹲在了那个地方。我知道,一场责骂是逃不脱的,我移缩到炕角里,紧紧地抱着收音机,等候着。

家里沉静了很长的时间。那沉静叫我感到很难受。或许爹娘就是要用沉静让我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过错。或许他们在想怎样来教育我这个顽女。大约有一个时辰之后,娘先开了口。

娘长叹一声说:“小朵呀,你说你叫我们说你什么好呢?你不是个孩子了,你已是到了结婚年龄的大人了,这里外里的道理,你是该懂得的了。你说你现在弄的这个事,可怎么得了,怎么收场啊?石头都一个月了没有音讯,我看十有八九是不好的事情。真要是那样,可是要塌天的事呀。石头他爹娘都要急疯了。我和你爹是狠着心硬撑着呀。我们心里明镜儿一样,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你,石头他肯定不会走了的。就算咱们顶着,出事的责任落不到咱们的头上,可咱们的良心受得了吗?石头的爹娘,就石头一根独苗儿。他要有个三长两短,他们可怎么活呢?他们就无法活了呀!”

听娘说到这里,我忽然感到石头好像真的没了似的,心里不由一阵刀扎似的疼痛。

娘叹口气接着说:“本来是多么好的事啊,过了年,开了春,石头把房子垒起来,两个人结了婚,美美满满地过日子,有多好呢。唉!千不该万不该,真不该当初让那女干部住咱们家呀,是她埋下的祸根啊。”

爹听娘说到这里,腾地一下就站起来了。

我本能地赶快抱紧了收音机。

爹在地上气急败坏地走了几个来回后,指着我骂道:“你这个中了邪的东西!你不把人家害了,你是不甘心啊!我给你讲过多少遍了,你为什么就不听呢?为什么

还要那么做啊？”

我能说什么呢？我只能低着头听他的训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爹逼着我做出回答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说呀！要是石头有个好歹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对他爹娘做交代？”

我被逼出一句话来说：“要真那样，我给他抵命，我死了还不成吗？”

“你死了？你死了能换回人家的儿子活吗？”爹这样责问我。

“那你要我怎么样？”我反问他。

娘一听死活的话，就急了。她挡住爹的话说：“你不要再逼她了，什么死呀活呀的，难道他出了事，别的人也得跟着出事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做爹的，事情到了如今，也不想该怎么办，就知道在家里逼闺女，除了这本事，你还有什么能耐？”

爹被激怒了。他跳起来吼道：“你放屁！我没有能耐，你有能耐吗？你除了知道惯她，护她，还知道什么？这事的根子就在你身上！人家再找来，我走人，你去给人家讲！”

娘也不示弱，对爹说：“看你那点出息，你走人，你走啊。亏你还是个男人！”

爹和娘吵起来了。他们越吵越激烈，一直嚷嚷到夜很深了，才停了下来。这是我记忆中爹和娘干架干得最厉害的一次。

这天晚上，除了妹妹，几乎谁都没有睡着觉。爹和娘根本就没有睡，他们吵完后，一个坐在炕西边，一个坐在炕北边，俩人对峙着，一直到了天亮。我从一开始就窝缩在炕角里，到天亮也没有动地方。

说没有睡着吧，我倒好像在天快亮的时候，打了一个不长的呼噜，却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我梦见石头回来了，他穿着一身光亮闪闪的新衣服，就如同是从天上来的一般，忽然间就到了晷兑沟，照得村子里非常亮，全村的人都刮目看着他，我情不自禁地跑到他跟前，拉起他的手往家里走去，他爹娘在门口迎接着，他爹娘看我的眼神是那么亲，那么饱含着崇敬。接着，是石头带我出山，全村里的人相送。我们到了一个大城市。我们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。我穿着漂亮的婚纱，跟石头站在一起。只听得鞭炮和掌声一起响了起来。就在我沉浸在无限幸福里的时候，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，我定睛看时，石头怎么站在悬崖岭上呢？而且，他一下就从悬崖岭上掉下来了。我无比惊吓地叫了一声石头，从梦里醒了过来。

爹和娘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叫声，当我醒来朝四下里看时，看到爹和娘都还坐在原来的地方，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，方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个梦。梦的最后情景，让我感觉很不吉利，所以心里的担忧就增加了不少。



娘长长地叹了口气。爹也长长地叹了口气。这时只有妹妹还睡得正香。我见天亮了，爹娘都没有动，便慢慢地下了炕，出了屋。

深冬的早晨，沟里非常静，只有寒风发出吹哨子一般的声响。心情沉重的我，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。怀里虽然抱着收音机，可我没有心思再跑到山上去。我信步胡乱地走着，不断朝沟口那里看去。我多么希望石头能在沟口上出现。这时我想，即是他没有成功，失败回来了也好，只要他的人安安全全地回来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然而，沟口那里空空荡荡的，只有寒风从那里一阵又一阵地刮进来。

如同魂牵梦萦一般，我不知怎么就走到了那个房基地上。当我发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不由得心里一惊。我想起了几次跟他在这里会面的情景，想起了这里放的石头是他怎么一块又一块扛来的。我想，他要是不走的话，他现在肯定还在扛着石头，这里的石头会比现在多得多了，说不定过些天，他就在这里开始垒了，一个房子就要被他垒起来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想到了他的企望。那企望曾经被我耻笑过，批驳过。然而现在一想到他也许永远回不来了，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。我为什么要想得那么高，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他的企望呢？是我逼着他走的。是我害了他呀！如果他真的永远回不来，我就是罪人，我还怎么面对旮旯沟里的老老少少啊？从来不肯认错的我，这天早晨我面对自己的良心，头一回认错了。我想，大概命里注定，我该跟他在这样的房子里结婚，过山里人的生活。而我却是不认命，硬是逼着他出去，结果害了他，也把自己弄到了这步田地。我伤心地哭了。第一回哭得那么难过。

一股强劲的寒风就像从天上扑下来似的，猛然将地上的一根棍子卷起，那棍子狠狠地抽打在了我的脸上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火辣辣地疼。这让我不由想起老人们讲过的鬼魂之事，心里嘀咕，莫非是他的阴魂回来了，是他在恨我，在打我吗？我立时毛骨悚然，赶快离开了那个房基地。

不过，在离开那个房基地以后我又想，我为什么要害怕呢？如果他真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他的阴魂回来报复，就让他报复吧，索性把我弄死了，算是抵了他的命，一起到阴间再论个短长也好。

那时候，尽管认为他死了的可能性很大，但我还总是存着一线的希望，希望他没有死，只不过遇到了什么麻烦，使他没有办法给家里写信。想到这一层，我便有了出去找他的想法。

“姐姐——！”

我站在那里正做着出去找他的打算，妹妹叫我一声，随即就到我跟前来了。

“姐姐，娘叫你回去。”妹妹拉住我的手说。